



《学点历史》丛书

古代罗马的 奴隶起义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列宁语录

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叫做王朝战争。但有时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的。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等等，也有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学点历史》丛书

古代罗马的奴隶起义

易水编写

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学习的需要，《学点历史》丛书将分册出版，每册围绕一个中心，介绍历史知识，辅导历史学习。

目 录

古代罗马和它的奴隶制度	3
西西里的两次奴隶起义	15
阿里斯托尼克起义	27
斯巴达克起义	34
罗马奴隶制度的崩溃	50

古代罗马最大的几次奴隶起义，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罗马大帝国的倾覆，离开现在也已经足足有十五个世纪。但是，重新翻一下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矛盾论》）罗马的奴隶制度，造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尖锐对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们为了挣脱枷锁，争取生存权利，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武装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起义。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和人民的革命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动摇了奴隶制度的根基，促使了封建因素的产生与滋长，最后摧毁了罗马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途径，从而达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飞跃。新老修正主义者一贯胡说，古罗马的崩溃是因为那里的统治阶级自己“交出它的统治”，以此宣扬他们的“阶级调和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奴隶和人民的革命战争，奴隶主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罗马帝国兴衰的过程，充分证明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在罗马帝国兴盛时期，是千千万万奴隶和劳

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奴隶制度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障碍时，又是奴隶和人民群众，举起了革命的旗帜，经过反复激烈的阶级较量，摧毁了奴隶主的统治，使社会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反复证明：一切反动阶级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古代罗马依靠着对奴隶和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依靠着对外的侵略和扩张，由一个奴隶制的城邦，发展为一个军事强国，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古代霸国。然而，后来它到哪里去了呢？还不是经过内部的奴隶和贫苦大众以及地中海周围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反抗和斗争，终于土崩瓦解，归于灭亡！

古代罗马的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几次最著名的起义。

古代罗马和它的奴隶制度

古代罗马，诞生在南欧的意大利半岛上。半岛中部的台伯河，象一条闪光的飘带，弯弯曲曲，穿过拉丁姆平原，向西南注入地中海。大约公元前两千年代末期，在台伯河东岸出现了一些村落，那里最古老的部族拉丁人、萨宾人等，就是后来罗马人的祖先。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罗马的奴隶社会长达一千多年。如果把它分一下历史阶段，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前五〇九年，这是奴隶制度产生阶段，当时是由传说中的国王进行统治，所以叫做“王政时期”。从公元前五〇九年至前二七年，这是奴隶制度发展和繁盛阶段，这时罗马贵族废除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所以称“共和时期”。此后，由于罗马奴隶制度在奴隶起义打击下受到极大震撼，奴隶主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摆脱共和政体，建立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从这时到公元四七六年罗马帝国覆灭为止，是奴隶制度走向衰落的阶段，史称“帝国时期”。

相传，罗马城的开创者罗慕路为它奠基时，赶着公牛和母牛，只是犁了一道不深的沟，便算作了罗马的城界，在准备开



古罗马城市建筑

城门的地方，把犁子抬了抬，便作为城门的通道。从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中可以看出，罗马城在它创建的初期，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可是，事情过了几个世纪，到了共和后期，罗马城不但有坚固高大的城墙，而且市容繁华。壮观的神殿、宏伟的官府、华丽的住宅、数不清的碑柱陵墓，绵延伸展，连接不断，以致使初入罗马的人，转来转去，总走不出市中心。这些生动的事实，反映了罗马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罗马城紧靠台伯河，离海也不远。丰富的台伯河水灌溉着罗马的农田，提供了农业生产发展的便利条件。盐的采集和运输，使它和内地有了商业上的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罗马的灌溉、手工业、建筑业等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王政时期，罗马的生产关系有了改变，公社经济逐渐

解体，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奴隶制度开始产生。罗马社会内部实行民主的军事化的国家管理。这一切，和当时意大利其他部落比较起来，经济基础、社会组织都优越一些。

罗马统治者依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了以夺取新土地和奴隶为目的的一系列战争。最先，它统一了拉丁姆平原(约两千平方公里)。从公元前三四一年征服加普亚和坎佩尼亚后，开始了更加广泛的侵略活动。经过三次萨姆奈战争(公元前三四三至前二九〇年)，挫败萨姆奈军事部落联盟，统治了整个中部意大利。公元前二九〇年至前二六六年，又攻陷塔伦屯等城市，将南部意大利全部占领。前后经过三百年的意大利战争，小小的罗马，成了意大利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地中海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

罗马统治者在意大利夺取了很多特权之后，依靠着意大利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把掠夺更多的海外殖民地，作为它的军事、外交的目标。

在地中海西部，罗马与非洲的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进行了前后一百多年的战争。公元前一四六年，罗马彻底摧毁了迦太基，确立了在西部地中海的优势。在地中海东部，罗马先后打败叙利亚、马其顿(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中部)等国，成了东部地中海的全权主宰。经过不断的扩张，罗马发展到拥有几十个“行省”(即用武力侵占的意大利以外的领地)，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霸国。(参见附图《全盛时代的罗马帝国》)

奴隶制经济的产生，使罗马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战争。对外扩张战争的结果，又加速了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和繁荣。在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中，罗马本身发展变化很大。它每征服一地，就把那里的矿山、土地，变成“罗马人的财产”。对行省，又一次次以贡税的名义，征集金钱。仅从西班牙一个行省，在六年的时间里，就搜刮白银六万五千公斤，黄金一千六百公斤。大量的货币流入罗马，加速了罗马及意大利本土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奴隶的需要。扩张战争，也给罗马提供了充足的奴隶来源。当罗马军队占领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时，把大批人卖为奴隶，仅撒丁岛一地，就达三万人之多。公元前一六八年，罗马在镇压希腊人民起义时，把沿海七十个城市的十五万人卖为奴隶。罗马执政官马略，先后将战败的九万条顿人和六万森布里人卖为奴隶。据说，仅仅共和末年的独裁者凯撒一人，经手卖出的奴隶就达一百万人。如果说王政时期罗马的经济还是原始的奴隶制经济，那末，到了共和时期，由于新领土的掠夺和交换的发展，由于货币资本的增长和奴隶数量的增多，罗马的奴隶制显然到了发展和繁荣时期。前述罗马城的变化，就是罗马奴隶制经济高涨的一个侧影。

奴隶社会，离开对奴隶的剥削，它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奴隶主不但全部地占有奴隶生产的财富，而且占有奴隶本身。大量地剥削和使用奴隶，是罗马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罗马的奴隶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边说过的用战争的方法获得奴隶外，第二个来源是通过海盗猎取和平居民。有的自由民也可能因债务沦为奴隶。奴隶生育的子女和从外族人那里购买奴隶，是罗马奴隶的另外两个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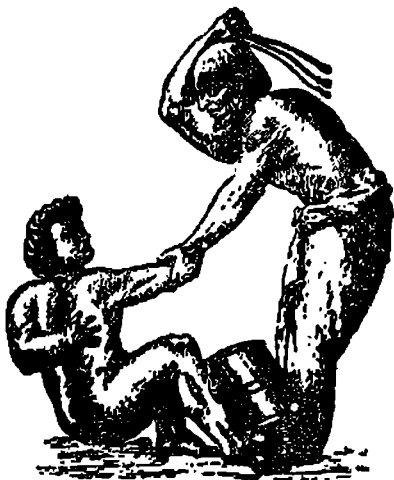
在奴隶主田庄上劳动的奴隶

罗马究竟有多少奴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有人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后期，意大利本土奴隶人数为四百万，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将近占自由民人数的一半。也有人认为，奴隶的数量相当于自由民的数量。甚至有人认为，奴隶的数量比自由民的数量还多。

奴隶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在罗马得到广泛的使用。大多数奴隶，都是在繁重的劳动中被夺去了生命。

农业在罗马经济发展中占着重要位置，因此，奴隶首先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他们是农业的基本劳动力。大田庄的耕作，橄榄、葡萄、谷物的种植，主要靠奴隶进行劳作。奴隶主只有在收获的季节，才招募几个临时短工。罗马古代作家加图在《论农业》一书中说，一个大约一百零四公顷的田庄，只要十三个奴隶就可以了。奴隶的分工是，男女管家各一名，骡夫、

牧猪奴、放羊奴各一名，
农夫三名，五个工人。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
这么少的人担任这么多的
工作，可见，奴隶的劳
动量是极大的。他们一
年中只有两天的休息时
间，这就是年底的“农神
节”和年初的“十字路口
祭神节”。平时，是不准
奴隶闲着的。他们要在
监工的皮鞭下，从事着
各种繁重的劳动。阴雨



鞭打奴隶

天和每天收工后，他们还要修农具、造仓库、编筐、积肥……。

随着财富的积累，在罗马的奴隶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奢侈、享乐的风气，大量地使用家庭奴隶，成了一种争强夸富的手段。看门人、厨子、马夫、理发师、乐师等，都由家奴充任，甚至有的奴隶专为主人修指甲、看鞋子。这些家庭奴隶在主人面前必须小心从事，不能随便言笑。主人稍不满意，就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奴隶主竟残忍到这种程度：把打碎了花瓶的女奴，抛给鱼吃。

在采掘和制造生产中，如矿山、采石场、酒房、面包房等，几乎全是奴隶担负工作。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六小时，无论病人、老人、残废者、妇女，都没有片刻的喘息机会。他们使用笨重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生产方法，在恶劣的环境中，采掘



在矿山劳动的奴隶

矿物，冶炼金银铜铁，制造生活用品。奴隶主无休止地榨取他们的血汗，直到奴隶死掉，才算完结。

建筑业中也使用奴隶。如曾当过罗马执政官的大奴隶主克拉苏，就拥

有五百人的奴隶建筑队，专门修建房屋。当时罗马的殿宇、神庙、碑柱、陵墓等，都是在奴隶的白骨上建造起来的。

奴隶主还把奴隶送往角斗场，让奴隶们自相残杀，把他们充当娱乐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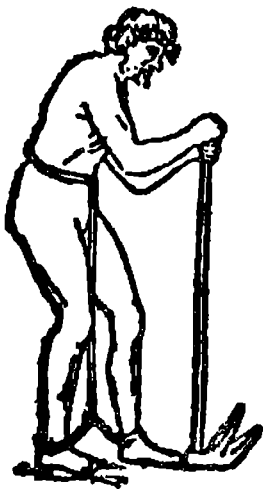
奴隶在法律上是无权的。罗马法律家说，“奴隶不是人”，“奴隶是另一种家畜”，“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这些法律，使奴隶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奴隶主说，“奴隶要么做工，要么睡觉”，对于其他事情，是不准过问的。他们把工具分为三类：“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哞哞（音谋阴平，mōu）叫的工具（牲口）和不作声的工具（物品）”。

奴隶是市场上的活商品。这些活商品，连个一般的名字也没有。奴隶主只按照他们出身的国籍和动植物名称，呼为叙利亚佬、西徐亚仔、牛、熊、风信子、水仙等。每逢集市的日子，赤身裸体的奴隶，戴着脚镣，成群结队地被赶向出卖的地点。要出售的奴隶，往往被围在栏杆里。奴隶主把“品质优

良”的在腿上涂上白粉，或在颈上戴上花环作为标记。奴隶贩子象贩卖牲畜一样，可以让出售的任何一个奴隶随便走走、跳跳，也可以看看他们的牙齿、拍拍他们的胸脯。奴隶的价格不一，最便宜的时候，四个德兰姆^①就可以买到一个奴隶。

没有政治权利的人，生活上就不可能有保障。奴隶们得不到温饱，平常日子，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半公斤面包，半公升变酸的葡萄酒，一些被风吹落的干瘪(音别上声，biě)橄榄，泡上水，也成了奴隶们的上等饮料。如果他们生了病，连这点微薄的食物也得不到。在磨坊里劳动的奴隶，脖子上戴着

大木枷，尽管他们饿得头昏眼花，却不能用手把面粉送到嘴里。他们没有衣服，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干活。奴隶主每隔一年才发给奴隶一件紧身衣、一件风衣和一双木屐(音击，jī)。发新衣服时，还要把旧的收掉，改制成奴隶的被子。奴隶主怕奴隶逃跑，劳动时奴隶们要带着沉重的脚镣，睡觉时总把他们关锁在板栏里或地窖中，窗子



带着脚镣劳动的奴隶

开得很高又很小。奴隶们挨挨挤挤地睡在一起，往往连腿都

^① 德兰姆是古代希腊通行的一种银币。据有人换算，四个德兰姆大约合0.22克纯金。

伸不直。他们一旦生病或衰老，奴隶主就抛弃他们。当时奴隶主可以为生病的牛找药方治疗，但却把生病的奴隶送往台伯河上的“医神岛”，让他们在那里经受风吹雨打，在饥寒交迫中死掉。侥幸活下来的，奴隶主仍把他们领回去，重新折磨他们。奴隶被强制劳动，有的奴隶主甚至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可以把买奴隶的费用收回来。

奴隶主有一句格言：“要想叫奴隶听话，只有打。”他们惩罚奴隶的手段很残酷，木棍、鞭子、烙铁、脚镣手铐、十字架，都是奴隶主常用的刑具。对“饶舌”的奴隶，要烙舌头；对逃跑的，就用烙铁在脸上烙上“逃徒”字样；对于倔强反抗的，则关进地牢，甚至钉上十字架。挨打对于奴隶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他们当中经常有人被打瞎眼睛、打落牙齿等等。如果一个奴隶做了危害奴隶主利益的事，往往全体奴隶都受惩罚。如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市长官谢恭都斯被一个奴隶杀死后，他家的四百名奴隶全被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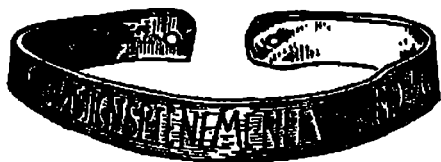
成千上万的奴隶，就这样惨死于奴隶主的手中！

罗马奴隶制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罗马与被征服部族之间的矛盾，上层统治阶级与罗马、意大利居民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而最主要的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给奴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奴隶们政治上的无权地位、生活上的非人待遇、繁重的劳动及所受到的种种虐待，使他们陷入了绝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奴隶们被迫向吃人的奴隶制度发出深沉的抗议呼声，并逐渐开始了反抗的行动。“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仇敌。”这句流传在奴隶主中间的话，反映了奴隶和

奴隶主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一部罗马史，就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史。

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形式，最初是消极怠工和破坏生产。他们只有监工在场的情况下，才“好好”劳动。只要有机会，他们就破坏劳动工具，打伤打死牲畜。奴隶播种时，故意浪费种子；收获时，漫不经心地对待庄稼。用这样的方法，造成奴隶主财产上的损失。

另外，就是逃跑。逃跑的奴隶有时结成一伙，袭击奴隶主的田庄，抢劫仓库。此类事件，不断发生。尽管奴隶主在奴隶脖子上套有刻着“抓住我，不要让我逃走”字样的项圈，罗马法律也规定逃跑的奴隶要受处罚，窝藏者要罚款，但都无济于事。罗马有以捕捉逃亡奴隶为生的专门队伍，可见，奴隶逃亡人数是相当多的。



刻着“抓住我，不要让我逃走”
字样的奴隶的项圈

也有的奴隶用自杀的方法，抗议奴隶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走投无路的奴隶，采取直接的反抗，杀死自己主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史学家曾记载过一个奴隶主被杀死的经过：当这个奴隶主在浴室洗澡时，一群奴隶闯了进去，一个奴隶掐住了他的脖子，另一个猛烈抽打他的脸，其余的则用脚使劲地踩他的肚子和胸部。不大一会，这个奴隶主就完蛋了。用这样的方法被打死的奴隶主，不少于统治阶级内部因争权夺利而致致命的人数。奴隶主为防止奴隶突然袭击，往往住在城

里，组织相当人数的卫队，保护自己。

当然，这些都是初级阶段的反抗形式。罗马奴隶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这个水平上，他们从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更高级的斗争方式，这就是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形式，也是共和后期以后罗马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主要方式。公元前一九六年，在大土地占有制的中心伊特勒利亚，起义的奴隶组织了军队。罗马不得不派一个军团的兵力去对付他们。公元前一八五年，阿普利亚的牧奴发动起义，使道路和牧场都变成了“危险地带”。他们切断了交通。在很长的时间里，给罗马奴隶主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威胁。

罗马奴隶制度本身，布下了很多起义的引火物，只要稍有火星落下，起义的火焰就会腾空而起。公元前二世纪以后，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比较频繁。在这些起义当中，使罗马奴隶制度受到严重冲击的，是著名的西西里两次奴隶起义、阿里斯托尼克起义和规模最大的斯巴达克起义。这些起义不但在罗马史上，而且在世界奴隶解放运动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西西里的两次奴隶起义

西西里岛，在亚平宁半岛的南面。它和亚平宁半岛突出于地中海之中，把地中海分成了两半。

在那里，有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平原，盛产谷物、葡萄和橄榄，经济价值很高。大理石和白玉石的蕴藏量很多，是古代建筑的好材料。

远在罗马占领西西里之前，希腊移民城邦中的大土地所有者就在那里广置地产，经营田庄；北非的迦太基商人、高利贷者，活跃在各个城市，牟取暴利；罗马的商业贵族，把西西里的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不断地运往罗马、意大利各地。很久以前，这些外来侵略者就不但压榨本地的土著居民西库尔人，而且在田庄、采石场等发财致富的行业中，开始大量使用奴隶。奴隶制经济在西西里发展和流行起来。

通过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公元前二六四——前二四一年），西西里完全落入罗马手中，成了它第一个行省。

西西里转入罗马手中之后，奴隶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罗马的行省长官、田庄主、包税人、高利贷者，在西西里到处组织掠夺。对奴隶的超经济剥削，造成了罗马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尖锐的矛盾，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激烈。西西里的城乡，到处迸发着起义的火花。

火花的蔓延，终于在公元前一三八年至前一三二二，形成了西西里第一次大规模奴隶起义的烈火。

在西西里中部，靠近恩那城附近，有很大的奴隶主田庄。这里最富有的大奴隶主达莫非勒斯，对待奴隶非常暴虐，西西里的古代史学家戴厄多勒斯说：“他购置了大批的奴隶……，他虐待他们，用烧红的铁在他们身上打下烙印。他强迫他们服各种劳役，有一些派作牧人，但既不给他们衣服，也不给他们以足够的食物。作威作福的达莫非勒斯每天总得找一些极小的过错来鞭打几个奴仆。他的妻子墨加丽达，以找寻惩罚为快乐，同样地虐待她的女婢和替她服役的奴隶”。贪婪残暴的达莫非勒斯夫妇，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膏脂，连奴隶仅能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都不给。奴隶经常因为要衣服而挨打，有的被打得鲜血淋漓。达莫非勒斯对奴隶说：“难道西西里的旅人都光着屁股行路吗？”他让奴隶夜间外出打劫衣食。奴隶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

大田庄生产，使奴隶力量得到了集中，奴隶主迫使奴隶们夜间外出劫取衣食，使奴隶有了相对的活动自由和组织起来的方便条件。达莫非勒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万没有想到，奴隶们利用夜间外出的机会，在他的田庄上组织了武装起义。

起义的酝酿是秘密进行的。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对世界的许多事情不能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在奴隶中间，充满了迷信。他们认为天上地下，有几百种善善恶恶、大大小

小的神，这些神主宰着人生的一切。起义开始时，他们便先去询问神的意志。

在起义的奴隶中间，有一个叙利亚人名叫尤诺斯，是一个农业豪绅公馆里的奴隶。他的勇敢斗争精神和惊人的智慧，博得了奴隶们的佩服和信任。当起义奴隶询问神的意志时，尤诺斯借此自称是“叙利亚大女神”的预言者，并传言，神是赞许这次起义的。由于尤诺斯深得奴隶的信任和拥护，他成了这次起义的领袖。

起义开始时只有四百人。当时正是夏收最紧张的季节，奴隶们每天都在田间劳动。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立即举事。

四百人拿起镰刀、斧头、各种长竿短棒，在尤诺斯的带领下，冲进了恩那城。起义者在街头一出现，那些城里的奴隶也开始行动起来，积极响应。他们杀死自己的主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起义者的队伍中，恩那城很快就被奴隶们占领了。达莫非勒斯和他的妻子墨加丽达，也在他们的花园里被奴隶们抓到了。

占领恩那城之后，为了更有力地对付他们的敌人，尤诺斯着手组织政权。他把起义者集合在市剧院。在全体起义者大会上，奴隶们审判并处死了达莫非勒斯和墨加丽达。他们决定建立“叙利亚王国”，推举尤诺斯做了国王。在国王之下，又设立了人民议会。议会成员都由威信很高的人组成。显然，这个“奴隶王国”是作为与罗马政权相对抗的一种独特形式出现的。

“奴隶王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起义者只摧毁了大的田庄，对小农经济，是加以保护的。他们不但没有破坏自由

农民的财产和储藏的果品，也没有惊扰他们的工作。由此看来，起义者自身是想夺取土地，获得自由耕作的权利。

为了有效地领导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行动，奴隶部队推选了阿卡欧斯为自己的军事统帅。阿卡欧斯是一位希腊人，他是这次起义中最坚定最勇敢的领袖之一。他帮助尤诺斯，下令征集了恩那城的所有自由民工匠，要他们为奴隶部队锻造武器。三天之内，一支六千人的奴隶部队全副武装起来了。

奴隶部队多次击败罗马军团的进攻，攻陷了沿海重镇达罗美尼姆和马尔干提那。

恩那城奴隶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各地奴隶争取自由的勇气，全西西里都动荡起来了，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

在西西里的西南部，形成了另一个起义中心。为首的名叫克利昂。他是西里西亚人，一个普通的马夫。克利昂领导五千人的奴隶军队，占领了西西里的橄榄产地的中心阿格里根坦。

罗马和西西里的奴隶主，希望奴隶部队中间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分散力量，便于他们镇压。但是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不久，两支最大的起义队伍，为了共同的事业汇合到了一起。克利昂到了恩那城，自愿听命于尤诺斯。他自己被推为奴隶联军的元帅。西西里各地的起义队伍，也先后团结到“奴隶王国”的周围，这支奴隶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开始了反对罗马的胜利进军。

奴隶联军击溃了西西里总督的地方部队。罗马人派来的远征军，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执法官^①鲁齐·希庇西

① 执法官是古罗马一种兼有司法职能和管理行省职能的官吏，可有兵权。

和他带领的八千罗马兵，被奴隶部队打得狼狈逃窜。

起义军人数发展到二十万。一些农民，也自愿支持奴隶们的行动。

岛上的烽火蔓延到意大利，起义的规模震惊了罗马政府。元老院^①派了执政官^②，带着大批装备优良的部队，开进了西西里。

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沿海重镇马尔干提那，经过激战，落入了执政官提杭之手。八千名奴隶阵亡战场，被俘者被钉上了十字架。

由于叛徒的出卖，沿海另一重镇达罗美尼姆，也被执政官鲁庇利攻占。被俘奴隶经过拷打之后，一个个被扔下悬崖，断送了性命。

鲁庇利是以心狠手毒而著名的罗马执政官，他对西西里地形很熟悉。不多日子，鲁庇利就引军扑向恩那城，围困了“奴隶王国”的首都，切断了它与外地的一切联系。恩那城的奴隶军队并没有很多的粮食储备，很快就陷入了饥饿之中。守城总指挥克利昂看到了这种愈来愈危急的形势，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突围的意见，得到了通过。于是，一天夜间，克利昂带着微薄的兵力，向罗马军发起了攻击，希望能打开一个缺口，把部队带出去。不幸，克利昂在战斗中负了重伤，死在了战场上。

当恩那城奴隶部队继续与敌人决战时，可耻的叛徒又出卖了他们。公元前一三二年，高峻而险要的“奴隶王国”首

① 元老院，罗马的最高领导机关。

② 执政官，罗马共和时期的最高官吏，由选举产生，每年两个，任期一年。

都——恩那城，落入敌人之手。尤诺斯的一千名护兵，顽强战斗，为了自己的王国和领袖，献出了生命。两万名奴隶，死于鲁庇利之手。“奴隶王国”的首领尤诺斯，被俘后送往罗马，死在监狱里。

奴隶起义的余波仍在各地进行，但由于势单力孤，为时不久，又被各个剿杀，奴隶们建立起来的王国，就这样灭亡了。

西西里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前后坚持了七个年头，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奴隶们成了西西里大部分地区的全权主宰。

当时罗马政权力量还很大，奴隶部队又没有越出西西里的局部范围，没有和罗马及其他地方奴隶起义取得应有的联系；在战术上又偏重了防御而进攻不足。这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奴隶王国”的最后失败。

但是，奴隶的起义，却给了奴隶制度以很大的冲击。

公元前二世纪后半期，罗马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进一步尖锐起来。公元前一〇五年，日尔曼族进攻意大利北方，罗马军队曾在阿劳息奥被歼灭。奴隶听到罗马人战败的消息，引起摆脱压迫的新的希望。西西里在第一次奴隶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一度被奴隶摧毁的大田庄，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西西里重新成为最残酷的奴隶制统治的地方。所以第一次起义后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第二次奴隶起义（公元前一〇四年至前一〇一年）又爆发了。

罗马的军队，基本上是农民组成的。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大田庄的兼并排挤了小农生产，长期的战争，也使得小自耕农

田园荒芜。很多农民贫困、破产。在罗马的盟国和行省，大批农民因债务沦为奴隶，这给罗马造成了兵源的危机。罗马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释免这部分债务奴隶。罗马元老院命令行省长官督办此事。西西里总督尼发，只释放了八百名奴隶。因为释放这部分自由民出身的奴隶，直接影响了当地一些奴隶主的切身利益。他们向尼发行贿，尼发随即停办了释放奴隶的工作，并把热切希望获取自由的奴隶，重新交给了他们先前的主人。与此同时，尼发勾结盗匪力量，共同打击怀有反抗情绪的奴隶。这就使愤恨的奴隶更加不满，他们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愤然举行了起义，西西里再度成为巨大的奴隶反抗运动的场所。

在叙拉古斯城附近，一天夜间，有三十个奴隶杀死了他们的主人，占领了高地，陆续汇集了二百人。然而，他们拟定的更大起义计划还没有实现，总督尼发就通过一个叛徒得知了起义的消息，镇压了刚刚起来的革命运动。

但是，奴隶起义的怒火在遍地燃烧。尼发刚刚镇压了这里的起义，别一些地方的奴隶起义又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势。

在西西里西部，位于赫拉克利亚城附近的卡普里恩山，有八十名奴隶开始举事。他们的领袖是叙利亚人萨维阿斯。起义的奴隶杀死了自己的主人，在坚固的山岗上，构筑了防御工事。附近很多奴隶，都跑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很快发展到两千人。总督尼发这下子慌了手脚，从恩那卫戍(音木，shù)部队中派出了六百人马，在马可·塔齐涅的带领下，进犯卡普里恩山。但发生战斗后，官兵被击溃，他们的美好武器武装了奴隶部队。

起义奴隶的数量与日俱增，不久，就发展到六千人之多，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建立组织和整顿军队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起义者全体会议上，萨维阿斯被推为王。萨维阿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整顿和改编了部队，采用了新的战术。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每一部分都设一位特别司令官。三队人马分别在特别司令官的带领下，向西西里各地进行深入的攻击。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三个特别司令官定期集会，分析敌情，研究问题。

整顿的结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经过训练和补充了武装的士兵，达两万多人。并且，在罗马奴隶作战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支两千人的骑兵部队。

萨维阿斯利用这些部队，围困了西西里东部的莫尔干迭，想攻占它，作为都城。行省总督尼发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即带领一万名官兵，前去增援莫尔干迭守城部队。但当他抵达城下的时候，高地上的起义部队对他发起了突然攻击，打散了尼发的队伍，并俘获官兵四千人。之后，经过激烈的争夺，城中的奴隶几乎全都投奔了萨维阿斯，起义者终于占领了莫尔干迭城。

与此同时，以利利卑附近为中心的奴隶起义，也进行了胜利的发动，形成了另一个起义策源地。

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一个大田庄的管庄，名叫雅典尼奥。起义开始时，只有二百人。但不到五天的时间，便有一千人云集在一起，组成了一支可观的奴隶军队。

雅典尼奥被选为王。他只把最宜于作战的奴隶，补充到

部队中，而其他奴隶，则安排他们到解放了的田庄上维持秩序、坚持工作。他发布一道命令，说“要爱护地方和地方上的牲畜及储存品，就象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这不但使起义部队有了良好的纪律，而且使雅典尼奥的军队，在粮食和武器的供应上，有了必要的保证。奴隶部队很快壮大到一万人。

这时，在西西里的中部和西南部，萨维阿斯的部队在战斗。在西部，雅典尼奥的人马在活动。整个西西里，几乎都燃起了奴隶起义的大火。

当这两支奴隶部队声震西西里的时候，西西里和罗马奴隶主同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时一样，希望两个奴隶之“王”争吵相斗。然而，奴隶主在第一次起义中没有捞到的便宜，这一次也同样落了空。

萨维阿斯逼近沿海城市托里奥卡拉，他得知雅典尼奥离此不远，就派人去请他。后者得知消息，就带军向托里奥卡拉进发。

两支奴隶大军联合以后，萨维阿斯仍然为王。他借了个尊号，名为“特雷丰”。“特雷丰”是一个叙利亚国王的名字，奴隶领袖借用它，表示权力不受任何力量节制，当然，这也意味着今后决不再受罗马和西西里的奴隶主的统治。雅典尼奥被推为奴隶联军的总司令官。

奴隶联军的领导统一后，力量不断壮大。大批自由民也投向他们。起义浪潮达到高峰。

托里奥卡拉被定为奴隶国家的首都。这座城易守难攻，城里有肥沃的土壤和清甜的泉水。雅典尼奥带领部队，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建造了房舍，并开辟了人民集会的广场。

起义队伍在辽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他们切断了西西里的交通要道，断绝了城乡间的联系。他们又捣毁了监狱，没收了罗马奴隶主的仓库，占据了广大的乡村。

总督尼发不能平服起义部队。公元前一〇三年，罗马元老院不顾北方森布里人和条顿人入侵的威胁，把一支征募的由罗马人、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组成的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在法官李锡尼·琉卡拉的统帅下，投入到西西里战场。

在斯克尔特附近的平原上，奴隶部队和官兵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后来，奴隶部队的最高统帅雅典尼奥腿上负伤，倒在了战场上。起义奴隶由于失去指挥而被击溃。萨维阿斯率领剩下的奴隶部队撤离了战场，退守托里奥卡拉。

奴隶部队并没有因失败而一蹶不振。反抗的怒火继续在燃烧，为自由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越来越大。这时，身受重伤的雅典尼奥，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回到起义奴隶中间。他的到来，更提高了奴隶部队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勇气。

斯克尔特战役之后的第九天，琉卡拉率军进犯托里奥卡拉，一场决战开始了。由于奴隶部队的坚决抵抗，又获得了胜利，琉卡拉不得已撤离了托里奥卡拉。琉卡拉因失败被召回罗马，并被送到法庭进行审判，受到了罗马政府的处罚。

公元前一〇二年，琉卡拉的继任者、行省长官盖斯·塞尔维列，到了西西里，妄图镇压奴隶起义。他的败仗吃得更多，同样被送上罗马法庭，判了放逐罪。这些镇压奴隶起义的刽子手，都落了个同样的下场。

大约公元前一〇二年，“特雷丰”王死了。雅典尼奥被推

为王。他带领起义部队，向西西里东北端的城市墨西拿进发。墨西拿和罗马只隔一道很窄的海峡。如果这座城市被占领，对罗马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公元前一〇一年，罗马元老院派遣执政官马尼阿·阿奎里阿驻守墨西拿。阿奎里阿素以凶猛、残忍闻名，曾多次为罗马奴隶主攻城略地，富有作战经验。罗马奴隶主还让他带领了比以前几次多得多的兵力。他在墨西拿附近，和奴隶部队进行了一次大的战役。战斗进行得特别激烈，传说雅典尼奥为了打败奴隶主，同罗马执政官阿奎里阿进行了“英勇的个对个的厮杀”，使阿奎里阿头部受了重伤。但是，终究由于奴隶部队缺乏战斗经验，在数量上也是寡不敌众，起义军遭到了失败，奴隶领袖雅典尼奥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败退的奴隶军队逃往托里奥卡拉，在坚固的工事地带继续抵抗罗马军队。罗马人将工事团团围困，奴隶们因为饥饿，终于失去了战斗力。在这个“奴隶王国”的首都，很多起义奴隶被奴隶主钉上了十字架。

另一支留下来的一千多人的奴隶队伍，在沙提鲁斯的领导下，与罗马军又战斗了很长时间。阿奎里阿以归降能获取自由的诺言欺骗他们，使这支队伍轻信受骗。阿奎里阿把受了骗的奴隶，全都上了镣铐，解往罗马作角斗士。奴隶们发现受骗，不愿作角斗士来自相残杀，供奴隶主开心，再受屈辱。沙提鲁斯和他的伙伴们，当着守卫和观众的面，全部自杀了。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剩下的最后一支力量，就这样被摧毁了。

这两次奴隶起义，尽管遭到了失败，但是都沉重地打击了

罗马政权。罗马和西西里的奴隶主，对奴隶感到无限的畏惧。他们禁止奴隶动用任何武器，否则就要处死。虽然两次大规模的奴隶武装起义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的怒火，仍然在燃烧着，只是规模和斗争的形势不同而已。在帝国时期，西西里仍然是大规模的奴隶和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心。

阿里斯托尼克起义

公元前一三三年，正当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大军同罗马统治者进行紧张决战的时候，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又爆发了阿里斯托尼克起义。

小亚细亚是亚洲西部的半岛，现在是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领土。公元前二八〇年，帕加马王国在这里建立。这是小亚细亚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公元前一三八年，阿达勒斯三世当了帕加马国王。这时候，罗马已经镇压了马其顿和希腊的起义，彻底占领了这些地方，美丽富饶的帕加马，自然成了罗马入侵者的目标。阿达勒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奴颜婢膝地听命于罗马，求得它的宽容，维持其有名无实的独立。公元前一三三年，阿达勒斯中暑而死。他在临死前，写下了将帕加马王国献给罗马的遗嘱，公然出卖祖国。

阿达勒斯这样做，是出于对国内奴隶起义运动的对抗。他在生前，为了在国内推行专制制度，就使用了极其残暴的统治手段。当时西西里奴隶起义的影响波及帕加马。国内奴隶经常发生骚动，杀死达官贵人的事件，不断出现。城市的贫民和乡村的居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奴隶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愈来愈高涨的革命形势，使阿达勒斯陷于经常的恐怖之中。他把一切有反抗活动嫌疑的人都处死，甚至杀死他们的

家族。在他垂死之际，他对革命运动的恐惧，他的反动阶级本能，使得他觉得宁可把国家交给异族，也不愿在不远的将来为奴隶们所推翻。

阿达勒斯的这一倒行逆施，自然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

阿达勒斯有一个异母兄弟叫阿里斯托尼克。他是奴婢的生子，地位低下，受到阿达勒斯的歧视和冷遇，不让他出入王宫，迫使他生活在奴隶与贫民之中。阿里斯托尼克在普通群众的环境里长大，贵族和奴隶主的荒淫无耻，奴隶和贫民的悲惨生活，都使他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从而同情奴隶和贫民的反抗斗争。因此，尽管在阿达勒斯死后，理应由阿里斯托尼克继承王位，而阿达勒斯却不愿意把王位传给他。

帕加马的殷富和繁华是有目共睹的。在它肥美的土地上，不仅生长着良好的庄稼，而且茂盛的草原提供了发展畜牧业的方便条件。地理上的优越地位，又使帕加马成了东西方物资交流的必经之地。它借此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收入，金银财宝、艺术珍品驰名远近。帕加马城的宽阔街道，用大理石建筑起来的富丽堂皇的神庙、剧院、王宫和图书馆，清洁的澡塘和漂亮的市场，这一切，使帕加马更增添了光彩。

罗马统治者早就想掠夺帕加马的财富，阿达勒斯的遗嘱，自然成了罗马吞并帕加马的借口。罗马元老院在知道遗嘱的内容以后，立即派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使团到帕加马去，接受这一赠礼，并宣布自己是那个国家的唯一合法继承者。

正当罗马统治者准备鲸吞帕加马的时候，阿里斯托尼克举起了反抗的旗帜。他坚定地声明：帕加马不容许罗马的蹂

躏，王国不能交给罗马！

这一呼声同帕加马人民的反对奴隶主统治、反对异族侵略的要求是一致的。大批奴隶、农民、手工业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络绎不绝地投奔阿里斯托尼克而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其中包括舰队，也归附于他的领导。一个推翻罗马统治者的共同目标，把各阶层的人民团结到了一起，使起义具有广泛的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抗奴隶主压迫的性质。

帕加马向何处去？阿里斯托尼克对此提出了一个社会乌托邦的纲领。他把自己的国家命名为“太阳国”，把人民群众称为“赫利奥波利特”（意即“太阳国”的居民）。这是根据当时流行的雅木布拉斯的空想小说《太阳国》而来的。在《太阳国》中，雅木布拉斯描写了一个极乐的海岛——“幸福岛”。在那里，没有暴力，没有奴役，人们过着自由、平等和友爱的生活。大家一块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也同样地分享劳动的成果。就象太阳普照人间一样，“太阳国”给每个人的恩泽都一样。

在当时奴隶制度横行的情况下，“太阳国”对人们自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阿里斯托尼克的起义部队迅速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他的队伍。起义军占领了许多城市。“太阳国”的旗帜，不仅在帕加马，而且在小亚细亚的人民心中，唤起了挣脱枷锁、争取自由的希望。这就引起了统治者和奴隶主的极端仇视，他们蠢蠢欲动，准备出兵镇压帕加马人民的起义。

在帕加马的南面，爱琴海的岸边，有一个叫以弗所的城市。那里的掌权者是一批显贵豪富，他们利用拥有的大量商

船和舰队，从海上向阿里斯托尼克的军队发起攻击。起义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战斗准备，他们的舰只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舰上的人员又都是新手，在这种武器和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被迫仓促应战，结果在一次海战中吃了败仗。

战争的失败，使阿里斯托尼克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实现起义计划，必须发展武装力量，装备和训练军队。于是，起义者到了内地，在那里开始积蓄力量，训练军队，筹办武器，进行着更大的战斗准备。

起义的队伍，不断扩充壮大。各地的奴隶冲破重重阻挠，有的甚至杀死自己的主人，投奔起义军。许多工匠、农民和城市贫民，也纷纷加入起义的队伍。一些沿海城市，也同时发动了新的起义。阿里斯托尼克攻占了許多重镇。

起义军胜利的消息传得很快。在小亚细亚半岛的东部和北部，在帕加马相邻各国和色雷斯的沿海地区，到处都有“太阳国”的支持者，到处都有反抗压迫的呼声。

罗马当时忙于镇压西西里的奴隶起义和同西班牙打仗，顾不上派兵镇压，它不得已求其次，只好组织仆从国家的力量，对阿里斯托尼克进行围攻。

在对付人民革命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向来是串通一气的。为了扑灭帕加马起义的烈火，帕加马国内的贵族和邻国的统治者，勾结在一起了。本都、比提尼亚、卡帕多细亚和帕普拉哥尼亚等国，都相继派出了自己的军队，他们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想消除起义对自己的威胁，同时，也想邀功请赏，得到罗马人的青睐（音赖，lài）。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五世最为卖力。他集结了庞大的军

队，亲自率领，开往帕加马城。“太阳国”的居民，坚强不屈，用镰刀、斧头、投石器等一切可使用的武器，在街头巷尾，与本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可是，终因力量悬殊，起义军遭到了失败。“太阳国”居民被残酷屠杀，数千具尸体，布满了街道，殷红的鲜血，到处流淌。

阿里斯托尼克起义，在帕加马的其他地方，仍然如火如荼（音途，tú）、蓬蓬勃勃地发展。卡帕多细亚国王阿里亚拉特五世带领军队与奴隶起义部队作战，但他不但没捞到油水，连命也可耻地送掉了。

仆从国家的失败使罗马元老院认识到，单靠小亚细亚各国对付起义，是不可能的，他们又调回了镇压西西里起义的人马，由大富豪、执政官波布里阿·克拉苏率领，前往帕加马作战。

克拉苏的船只在列夫克城附近登陆。当时，阿里斯托尼克正在这座城里。克拉苏很快将它包围了，整整一个冬天，固守的城池没有被攻破。有一天，克拉苏的另一支部队在爱列雅城和司米尔诺之间遭到了起义军的袭击。克拉苏急忙赶去增援，与起义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阿里斯托尼克的部队攻击猛烈，罗马军招架不住，纷纷溃散。克拉苏本人被围困，尽管竭尽全力挣扎，仍然被俘。起义军乘胜追击罗马官兵，打死和俘获了很多敌人，入侵者的队伍完全瓦解了。

昔日威风凛凛（音林上声，lǐn）的克拉苏，被关进了奴隶们的俘虏营。他企图进行垂死的挣扎。一次，他抓到了一根葡萄藤，猛击看守着他的士兵。被激怒的士兵，拔出剑来，将他刺死了。野心勃勃的克拉苏，就这样被奴隶起义军消灭在他所

力图侵占的地方。

克拉苏的全军覆灭，引起了罗马政府的极大震动。元老院又派出了公元前一三〇年执政官白尔彭纳，飘渡地中海，去对付阿里斯托尼克。

白尔彭纳的部队突然在帕加马登陆，使起义部队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刚刚战胜克拉苏，没有料到敌人会来得这样快。在起义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与罗马军作战。局势很快向不利的方面发展。

阿里斯托尼克带领部队，撤退到南部的斯特拉多尼克城。白尔彭纳也尾随其后，包围了这座城市，并断绝了它的对外联系。城内粮食慢慢耗尽，起义者和城市居民忍受着饥饿，仍顽强抵抗罗马军。公元前一三〇年，该城终于落入敌手，阿里斯托尼克也不幸被俘了。

入侵者把阿里斯托尼克和掠夺的金银财富，一齐装上了船，运往罗马。

到达罗马后，这位起义领袖被关进了监狱，受到了严重的拷打和折磨，最后，被勒死在监狱里。

帕加马起义军的余部，仍有组织地进行前仆后继的战斗。公元前一二九年，罗马执政官阿克维利，又到帕加马进行镇压。然而，收效并不大，罗马和它纠集的仆从国没有能用武力平服那里的革命势力。阿克维利使出了惨无人道的最后一手：下令在所有的泉水和井水中施放毒药，使“太阳国”的居民连饮水也得不到。就这样，罗马执政官战胜了起义者。阿里斯托尼克起义，终于在内外奴隶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帕加马王国变成了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它的东部地

区，赏给了跟随罗马作战的仆从国家（后来，这些地方又被罗马收回）。罗马的贵族、高利贷者、官僚和包税人一齐扑向帕加马，吮（音顺上声，shǔn）吸着这个新卤获物上的膏脂。

可是，“太阳国”的光辉仍留在人间，温暖着被压迫人们的心。三十年后，西徐亚地区爆发了以索马克为首的奴隶起义，当索马克当了国王之后，在他们通用的钱币上，铸有索马克的像，他戴着光芒四射的王冠，姿态完全象太阳神一样。从这个遥远的事件的呼应上，我们不是可以看出“太阳国”的影响吗！

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一世纪七十年代，罗马社会动荡不安。

在东方，小亚细亚和希腊各部族都在争取独立，推翻罗马统治的运动此起彼伏。公元前七四年，完全陷于罗马债务束缚中的俾斯尼亚国王死了，他遗嘱将自己的王国让给罗马。正当罗马人打算侵占它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先一步占有了它。罗马政府为了占领俾斯尼亚，镇压东方的反抗运动，同时，也企图占领埃及、叙利亚及幼发拉底河一带，以打开东西方的通道，于是，就爆发了对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战争。

在西方，西班牙掀起了反对罗马的起义。逃亡于西班牙的罗马民主派领袖琴特·塞多留领导了这一起义。他和当地的反抗罗马运动联合起来，建立了巩固的据点。从公元前七九年起，罗马政府就开始了塞多留的长期战争。

在意大利，奴隶主变本加厉地兼并土地，农民的破产日益严重，国内矛盾愈来愈尖锐。

公元前七五年，意大利遭到了一次大的饥荒，粮食奇缺，奴隶们在死亡线上挣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前七三年，一场大规模的奴隶革命风暴掀起来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斯巴达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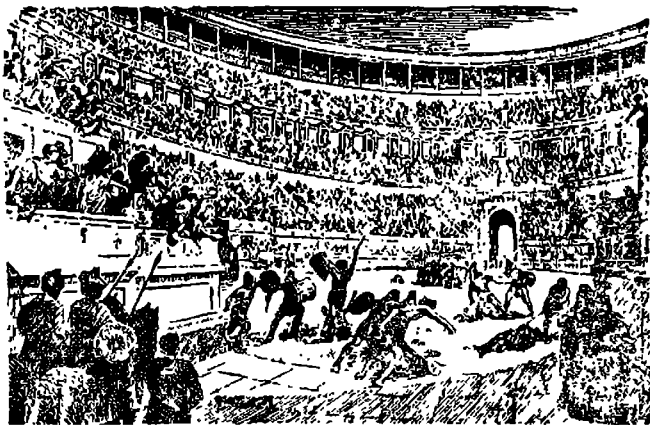
斯巴达克

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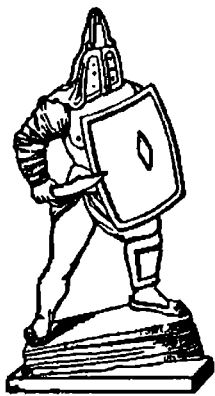
起义的领导者斯巴达克，是色雷斯人。色雷斯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爱琴海和黑海之间。在罗马军队进兵希腊北部的时候，色雷斯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斯巴达克就是在抗击罗马侵略、争取祖国自由的战争中被俘的。

罗马人见他身体强健，就把他卖为奴隶。斯巴达克屡次打算从主人那里挣脱和逃跑，后来，奴隶主又把他送到了加普亚城的角斗学校，去当角斗士。

角斗，是罗马统治者的一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娱乐。它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角斗奴隶，在竞技场上互相殴斗、残杀，或者与饥饿的猛兽格斗，博得看台上的奴隶主的欢乐。为了延长角斗的时间，和增添角斗的花样，角斗士拿着剑、匕首和三叉戟等武器，带上盔甲、护面罩、护胸和盾牌等防护用具，进行



角斗场上的奴隶角斗



角斗士

格斗。有防护的东西，就不致于使角斗士很快毙命；但身体的一部分，是要故意裸露的，这样，角斗时容易使观众看得真切，达到使奴隶主取乐的目的。

公元前二世纪末叶，角斗在罗马和意大利成了一种风行的、合法的活动。角斗的规模愈来愈大，次数愈来愈多。贵族和官员们为了炫耀自己的威风，互相竞赛，把角斗人数由几对增加到几百对，把单人格斗，发展成为分组成队的格斗。共和后期，甚至出现了骑马、乘车的角斗。许多城市都设有专门的角斗学校和角斗场。罗马的弗拉维半圆形角斗场，竟能容纳五万人之多。

训练角斗士的学校，有极其残酷的制度和特殊的监狱。角斗士稍有不满和反抗，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白天，角斗士在严密的监视下，忍受着教练的皮鞭和棍棒的毒打，进行刺杀、摔跤等训练；夜间，被关进彼此隔绝的囚笼里，以防止他们串通和联系。

斯巴达克就是在加普亚城一个叫巴奇亚图的人开办的角斗学校里，受着这种残酷的折磨。

比一般奴隶更悲惨的命运，使角斗士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个人逃跑和反抗的失败，使斯巴达克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他在奴隶中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着这样的鼓动，并非走投无路，出路就是要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

他说：“宁可为自由而死于战场，决不为敌人的娱乐而丧身于竞技场。”这样，一场奴隶起义，就在酝酿之中了。

起初，起义是秘密进行的，参加者有二百多人。后来，计划暴露，斯巴达克果断地带领了七十八名角斗士，利用菜刀、铁叉和棍棒，击败了卫兵，逃出了学校。在路上，他们又夺取了向附近一个角斗学校运送的几车角斗武器，暂时武装了自己，然后隐藏于意大利南部维苏威火山的一个不易攀登的地方。

起义者利用维苏威的险峻地形，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在这里，他们推选出了三位将领——斯巴达克、克里克斯和恩努马伊。许多奴隶和一部分农民闻讯投奔了他们的队伍，其中还有不少妇女。起义者很快扩展到将近一万人，武器不足，他们就自己制造。他们在维苏威山上采集野葡萄藤，编成片状绷上兽皮，做成盾牌。不久，他们又击溃了一小股从加普亚来的军队，夺取到一些真正的武器。

在当时的罗马，奴隶的逃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斯巴达克的部队，在最初的几个月，并未引起罗马政府的重视。但当起义的队伍不断扩充，并使坎佩尼亚经常遭到袭击和破坏时，就引起了军力分散的罗马政府的恐慌。元老院派了曾任法官的克罗丢带领三千官兵，去对付起义军。克罗丢包围了维苏威火山，扼守了火山上唯一可以突围的路径。火山的另外几面都是陡峭的悬崖。克罗丢妄图把奴隶们困死在火山上。智勇双全的斯巴达克，一方面鼓励士气，号召大家“宁可战死，不愿饿毙”，一方面发动大家寻找突围的办法。他们终于在夜间顺着用野葡萄藤编成的梯子，胜利地滑下了悬崖。

斯巴达克利用变化了的形势，决定偷袭敌人。奴隶部队绕到了罗马官兵的背后，突然发起了攻击。罗马军惊慌失措，大败而逃。

奴隶军队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四面八方的奴隶，大批的自由农民，继续投奔到起义部队。斯巴达克军队几乎控制了整个坎佩尼亚平原。

罗马元老院将两个军团约一万二千名士兵，交给法官普布列·瓦伦涅率领，命令他遏制住正通过南意大利向亚得里亚海岸挺进的斯巴达克大军。奴隶主的部队军纪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人病倒和潜逃。有的士兵甚至投诚到斯巴达克军中去了。

斯巴达克首先击溃了瓦伦涅的副将傅利所率的两千人的队伍。接着又跟罗马新派来帮助瓦伦涅的科辛纽斯作战，并在萨林纳打败了科辛纽斯的军队，差点活捉了他本人。奴隶部队乘胜追击，夺取了他的营寨和辎（音资，zī）重，科辛纽斯在战斗中丧了命。

这时，瓦伦涅军团只剩下四千人左右。顽固的瓦伦涅决心同奴隶部队干到底。在一个崎岖难行的地方，他包围了起义军。并在起义军的四周安营扎寨，挖掘壕沟，筑起胸墙，妄图挡住奴隶军的出路。

同在维苏威山一样，饥饿威胁着起义的奴隶们。一天晚上，他们用死人的尸体装扮成营寨前的哨兵，然后点起篝火，留下一名号兵按常规定时吹号。起义大军却静悄悄地沿着狭窄的山路，在黑暗中冲出了包围。篝火下隐约出现的哨兵的身影，迷惑了瓦伦涅的军队，他们毫无觉察。第二天，当他们

发现斯巴达克的军队已撤退时，早已追之莫及了。斯巴达克又一次依靠集体的智慧，巧妙地摆脱了困境。

斯巴达克把队伍带到了平原，在瓦伦涅赶到之前，整编了队伍，作好了战斗准备。当瓦伦涅的军队追来时，奴隶军立即给以致命的打击。罗马部队溃不成军，瓦伦涅的私人卫队和战马，都被起义军所俘获。

当斯巴达克率领起义军由坎佩尼亚转进到鲁卡尼和布鲁丁畜牧区时，大批的奴隶、自由农民不断地加入到他的队伍中来，使起义的人数很快扩充到七万左右。军队需要补充武器，斯巴达克一方面让部队把监狱和奴隶营房的铁栏栅拆除下来，制成刀剑、长矛；一方面命令奴隶军卖掉金银等战利品，收买铜铁，招募工匠，锻造武器。他们还捉到了马群，组织了骑兵。斯巴达克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实行了严格的军纪，平均分配战利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禁止军队抢掠，即使是征办必须的物品和武器，都要给以十足的偿付。由于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起义军日益发展和强大，成为了对罗马政府的严重威胁，贵族和奴隶主都坐卧不安。

罗马奴隶主的统治机构元老院，于公元前七二年，又派出了两个执政官——波泼里科拉和连图拉斯，率领两个军团的兵力，去镇压起义。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起义军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斯巴达克对比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奴隶们要求得到自由的心情，提出了向北方的阿尔卑斯山进军的计划，希望越过山后，让奴隶们回到他们久别的家园——色

雷斯和高卢等地。而起义军中的另外一个领袖——角斗士出身的克里克斯，却代表了一部分自由农民的意见，他们不愿意离开意大利，希望继续与罗马决战，以夺回他们失去了的土地。这种意见分歧的结果，导致了起义军的分裂。斯巴达克履行他原定的计划；而克里克斯的队伍则脱离了斯巴达克，留在南方。

奴隶部队的分裂，给罗马军造成了可乘之机。执政官波泼里科拉在阿普利亚的加干鸠亚山，歼灭了克里克斯的部队（这时，起义军的另一将领恩努马伊早已战死），克里克斯本人和三分之二的战士阵亡了。

斯巴达克所率领的大军，绕过罗马，沿着亚平宁山的支脉，浩浩荡荡，向北进发。他们力图打开通往波河谷地的道路，越过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执政官决定要包围起义部队。连图拉斯以急行军赶到了斯巴达克的前头，堵住进路；波泼里科拉也由南面步步紧逼，尾随其后。为了摆脱这种腹背受敌的局面，斯巴达克命令部队烧毁多余的辎重，扔掉行动迟缓的驮载牲口，轻装前进。结果迅速甩掉了尾追的敌军。奴隶部队立即组织力量，向扼守高地的连图拉斯发起猛攻。经过一番激战，罗马军包围了起义者。斯巴达克集中全力，粉碎了这个执政官的几个助手的军队，获得了他们的辎重。然后，起义军又把矛头转向波泼里科拉，并击败了他的军队，凯旋北上。

在山南高卢的摩德纳城，斯巴达克与当地总督贾息斯的一万精兵发生了战斗。在斯巴达克军队的夹攻之下，贾息斯吃了败仗。

这时，整个意大利，从山南高卢到布鲁丁半岛，到处都燃

起了起义的烽火。斯巴达克的军队已发展到十二万人。

在起义军快到达阿尔卑斯山隘(音爱,ài)的时候,斯巴达克又决定全军南下。(由于史料的缺乏,南下的原因不明。)在这次南下途中,两个被击败了的执政官又纠集了他们的残余兵力,妄图阻拦这支气吞山河的奴隶军。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起义军南下的消息传到了罗马,罗马城里的贵族立即大哗。在选举公元前七二年的执法官时,被吓得战战兢兢的贵族们,竟没有谁愿意充当候选人。元老院免除了那两个连战连败的执政官的职务,好不容易才找了一个代替的人,这就是罗马最富有的奴隶主马可·李锡尼·克拉苏。他被选为执法官,元老院任命他为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军事统帅,赋与他“狄克推多”(军事独裁者)的全权,给他六个军团的兵力,两个执政官的残部也归他节制。

克拉苏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是罗马奴隶主的代表人物,镇压奴隶起义和他自己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以为起义部队会进攻罗马,就把军团和奴隶主的一些部队布署在皮塞嫩的边境,掩护着通往罗马的道路,并妄图聚歼奴隶起义军。

斯巴达克部队并未落入敌人的圈套,他们穿过了萨姆奈地区,向鲁卡尼边境挺进。

克拉苏的谋划没有得逞,只好分散他的部队,进行新的布署。他派遣他的副将穆米率两个军团迂回前进,跟踪斯巴达克的队伍,并命令他注意监视,避免交战。可是,穆米没有按照克拉苏的指示行事,第一次碰上起义军,就发起攻击。结果穆米吃了败仗,大部分人被歼灭,其余的人扔下武器,逃命而去。

凶暴残忍的克拉苏，对于出师不利，非常恼火。他采用最毒辣的“什一死刑”来处罚士兵。所谓“什一死刑”，就是将逃跑的五百名士兵，按十人一组，分成五十组，以抽签的方式，每组抽出一人处死。他利用这种“杀鸡给猴看”的手段，威慑自己的士兵，驱使他们到战场上去卖命。

斯巴达克仍带领队伍向南意大利进军，占领了南方港口杜利城。在那里，起义军与罗马军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只在城郊发生过一些小型战斗。斯巴达克决定把部队带到西西里去，重新点起那里奴隶起义的革命火焰，补充部队力量，占据有利地形，跟罗马奴隶主斗争。为了实现渡海去西西里的计划，斯巴达克利用海盗的两面性（他们为了金钱，可以为奴隶部队利用，也可以为政府军利用），开始与海盗交涉，以便使用他们的船只。当谈判就绪以后，斯巴达克的队伍，甩掉了罗马军，开向墨西拿海峡。

克拉苏见斯巴达克向南方行进，以为他不敢作战，他们急追起义部队，打败了单独行军的一万人左右的奴隶队伍。当起义军进入布鲁丁半岛的最南端后，诡计多端的克拉苏停止了追击，在半岛最狭窄的地方，构筑了一个工事，那是一道深宽各为四米半的堑（音大，qiàn）壕，沟上垒起土墙，再用栅栏围护起来，东西延伸五十多公里，企图把起义军隔绝在半岛的南端，孤立他们，饿死他们。

斯巴达克的渡海计划，引起了西西里总督维里斯的极大恐惧。他立即调兵遣将，企图固守海岸；然而力不从心，没有船只和舰队。维里斯后来找到了一个阴险的办法：用更多的钱去收买海盗，换取他们的支持。维里斯的后一举动收到了

预期的效果。当斯巴达克的大军开到海峡时，海盗们收下了奴隶军队的礼品，向斯巴达克说了一番假话，偷偷地把船只驾走了。

海盗食言之后，斯巴达克仍然镇静自若，动员一切力量，坚持实现渡海计划。奴隶们自己动手，准备木筏，并用藤条、树皮等物在木筏下绑上空桶。墨西拿海峡虽然水面不宽，然而岸壁陡峭，风浪又大，是著名的湍急难渡之处。当时，正值秋冬之际，地中海从秋季九、十月起约有五、六个月时间多风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在此期间也都收帆停航，无法出海。奴隶军辛辛苦苦作成的简陋的木筏，刚一下海，就被滔天的海浪所冲散。渡海计划失败了。

这时，斯巴达克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前面是滔滔的大海，后面是穷凶极恶的官兵。寒冬即将来临，奴隶们粮秣（音木，mò）缺乏。在重重困难之下，奴隶们的集体智慧和军事才能，又一次充分发挥出来。他们一方面让留在半岛南端的马队向北方靠拢，一方面不断地以灵活机动的少数兵力骚扰敌军，以争取时间，寻找合适的突围机会。马队赶到了，在一个狂风大雪的夜间，斯巴达克带领部队急速突围。当罗马的前哨部队尚未来得及召来援兵时，起义军已在一股不长的壕沟中填满了预先准备好的树枝、泥土、木材等，队伍犹如决堤的洪水，向外猛冲。罗马军无力招架。斯巴达克的部队进入了意大利平原。

克拉苏担心起义军会进攻罗马，同时知道自己无力尽快结束战争，甚至不可预知战争的最后胜负。他不得不向元老院写信，请求派兵支援。元老院只好从西班牙调回庞培，又从

东方战场调回马可·卢库鲁，把几乎是所有的兵力，都投入了这场使他们胆战心惊的战争。

斯巴达克从布鲁丁半岛冲出以后，决定直奔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主要港口——布林的西。他希望在那里找到船只，渡海到希腊去，唤起希腊奴隶的斗争，或通过希腊回到各自的老家去。

斯巴达克加速进军。这时，起义队伍内又产生了意见分歧。康尼格斯和卡斯都士不同意斯巴达克的进军计划。他们代表罗马贫苦农民的利益，不愿意离开意大利，要求进攻罗马。于是，他们带领一部分队伍，离开了斯巴达克。

分裂出来的人马还没有来得及在鲁干湖边扎下营寨，就被克拉苏的部队盯住了。他想乘机各个击破，偷袭起义军，但被发现，就只好展开强攻。幸好斯巴达克离此不远，他得知了消息，就立即赶去援救，才使起义军扭转了混乱局面，转危为安。

狡猾的克拉苏采用了调虎离山的策略。他用骑兵牵制了斯巴达克的部队，又用一部分骑队故作退却的假象，把康尼格斯和卡斯都士的部队诱出营寨，使他们中计追赶。当追赶的起义军远离主力时，罗马骑队突然散开，强大的罗马步兵排成战斗阵势，出现在起义军面前。经过激战，一万二千多名奴隶军壮烈牺牲，统帅康尼格斯和卡斯都士也阵亡了。

斯巴达克得知这一消息，他带领部队暂向伯特利山靠拢，以便聚集力量，继续向布林的西挺进。罗马官兵见到斯巴达克撤退，以为起义者丧失了抵抗能力。克拉苏的一个副将坤修斯和一个税务使斯克洛法，紧紧地跟在斯巴达克的后面追

击。斯巴达克突然回军向罗马军发起攻击，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斯克洛法也受了重伤，由士兵们慌慌张张抬走了。

到布林的西的道路终于打开了。

这时，斯巴达克又面临着新的困难。他已得知，布林的西港口已被从东方战场回来的卢库鲁占领。同时，因为胜利，起义军内又产生了攻打罗马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为了整顿军队，奴隶军在离布林的西不远的地方暂时扎下了营寨。

这时，庞培的部队正从北方向起义军逼近。克拉苏害怕庞培和卢库鲁争夺战功，抢走他的荣誉，决定尽快地与斯巴达克进行决战。形势非常紧迫，斯巴达克决定在庞培军队没有到来之前，与克拉苏决战，希望能扭转危险的局面。

于是，一场鏖（音秋阳平，60）战开始了。奴隶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向着敌人猛烈冲杀。斯巴达克——这位起义军的优秀将领，更是身先士卒，战斗在最前列。他胸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跃马横刀，驰骋于敌阵。这是一场十分壮烈的会战。在激战中，斯巴达克不幸腿部被长矛刺伤，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但这位英勇的战士，并未放下战斗的武器，仍然手握盾牌，继续与敌人作战，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公元前七一年的这场战斗中，约六万名起义者壮烈牺牲，六千名被俘的奴隶，被残忍的克拉苏钉死在从加普亚到罗马大道两边的十字架上。留存下来的起义部队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向南方转移，继续战斗。公元前七〇年，在伊达拉里亚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到了公元前六一年，在南意大利的杜利城附近，起义军的余部还继续在进行着反抗罗马的斗争。

斯巴达克起义最后失败了。这次起义发生在罗马奴隶制度的兴盛时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起义军不可能把奴隶和农民的革命目标统一起来，因而影响了被压迫群众之间的团结，分散了起义者的力量，这是造成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历史上被称为“奴隶战争”的斯巴达克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动摇了罗马的奴隶制度，促进了罗马向先进社会制度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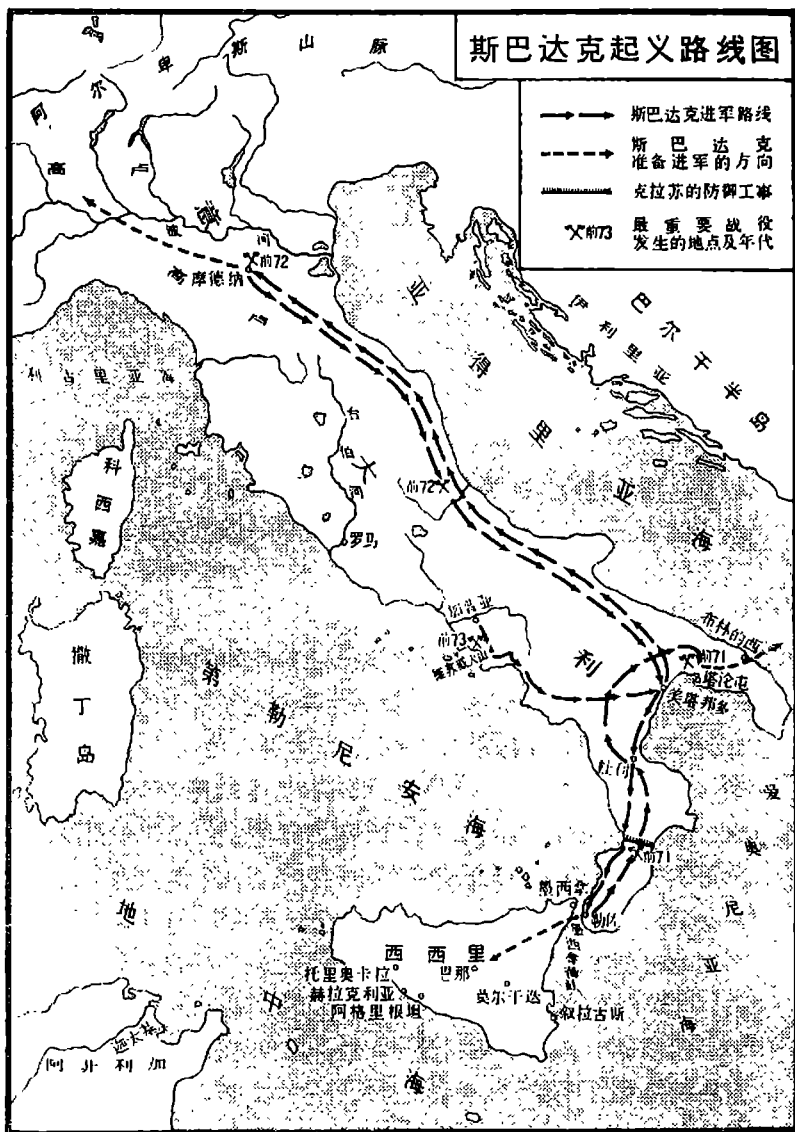
从斯巴达克起义，我们可以看出罗马共和国后期奴隶运动的鲜明特点：起义范围已由西西里、帕加马等行省外围地区，发展到了罗马统治的中心意大利；起义成分已由基本上是奴隶单独的行动，发展为有破产的自由农民和牧人参加的比较广泛的联合行动。在斯巴达克起义期间，虽然奴隶与破产自由农民的联合还很不稳固，但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到公元三世纪罗马社会爆发总危机后，奴隶、隶农和破产农民的联合行动，就成为一股强大的摧毁奴隶制统治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这一次奴隶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称颂斯巴达克是古代最辉煌的人物，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列宁也指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论国家》）

两千多年来，斯巴达克所树起的争取自由的光辉旗帜，一直在鼓舞着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给了他们

斯巴达克起义路线图

- > 斯巴达克进军路线
- - - - 斯巴达克准备进军的方向
- 克拉苏的防御工事
- ⌘ 前73 最重要战役发生的地点及年代



以勇气、信心和力量。奴隶们的坚强、勇敢的斗争精神，军事上的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赢得了人们永远的敬仰和怀念。一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者，对斯巴达克和他所领导的起义，无不切齿痛恨，对这位杰出的奴隶英雄斯巴达克大肆咒骂。我们从这些恶毒的咒骂声中，可以更深地理解斯巴达克起义的伟大意义。

罗马奴隶制度的崩溃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象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罗马奴隶制度的堤坝。作为意大利“谷仓”的西西里岛，在两次起义之后，奴隶制大田庄受到极大破坏。斯巴达克起义，使意大利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危机进一步加深。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因不断的起义，造成了大量的损失。仅仅斯巴达克起义，就使意大利损失了不下十万名奴隶。奴隶的减少，造成了市场上奴隶价格的上涨。没能逃走的奴隶也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常常怠工、破坏工具。奴隶主为了减少生产上的损失，就给奴隶使用最粗笨的工具。这一切，造成了生产率的大大降低。奴隶的直接反抗，尤其是不断的起义，时时威胁着奴隶主的生命安全。以上种种原因，使奴隶主感到，大批地蓄养奴隶进行生产，是一种获利小、危险大的事情。奴隶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寻求新的剥削方式。他们为了提高奴隶对劳动的兴趣，开始允许奴隶赎身；有的农庄奴隶主把大的田庄分成小块，交给奴隶耕种，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那种租种土地的人，称之为“隶农”。如恩格斯所说，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隶农制的出现，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没有从根本上变更罗马奴隶制的实质，更没有改善劳动者的悲惨处境。但是，它也充分说明奴

隶主已经不能再按过去的方式进行统治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危机。

劳动者的日益贫困，购买力的降低，使商业和手工业经济遭到了破坏。手工业者，特别是雇佣工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

一方面是饥饿和破产，一方面是财富的大量集中。上等阶层，尤其是宫廷大臣、高级将领和元老显贵们乘机进行榨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就使得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憎恨愈来愈强烈。在共同命运的驱使下，奴隶、隶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联合成了广泛的反对罗马统治阶级的阵线。

另外，罗马帝国北方有着一个“蛮族”（当时还处于氏族社会的日耳曼人）。这个“蛮族”，在罗马奴隶制发生和发展时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但在帝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北方的“蛮族”却变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

由于上述原因，到公元二世纪末，罗马奴隶制帝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潭之中，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濒临困境。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公元二三五年，罗马帝国的第四个王朝——塞维鲁王朝被推翻以后，帝国的宝座上没有了一个能长期统治的皇帝了。国内一片混乱，人民起义的浪潮彼伏此起，中央政权陷于瘫痪。各行省的行政长官各自为政，纷纷称帝为王。帝国的领土上，竟出现了三十个皇帝。

奴隶和隶农起义是推翻罗马帝国的重要力量。公元二二八年，北非地区掀起了奴隶和隶农的起义。在埃及，广泛地开展了“牧人运动”。这些起义的牧人，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一

带,组织了自己的部队,经常袭击行政中心和罗马驻军。整个三世纪,罗马政府都未能将它平息下去。

公元二六三年,奴隶革命的中心西西里,再度爆发了起义。它的规模之大,可以同斯巴达克时期的“奴隶战争”相比拟。

三世纪七十年代,高卢爆发了“巴高达”(意即战士)运动。起义的奴隶、隶农和农民,组成了强有力的联盟,农民当步兵,牧人当骑兵。他们控制了农村,占领了田庄,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器具。富人们丧魂落魄,逃往城市,依靠城墙进行固守。然而,有的城市仍然被攻破,奴隶主和贵族被杀死。起义者的首领自称皇帝,宣布脱离罗马。

在各行省起义高涨的时候,罗马城内也于公元二七三年,爆发了奴隶和手工工人组织的“造币工暴动”。起义很快蔓延到居民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镇压这次暴动中,罗马有七千名士兵丧掉了性命。

内部人民纷纷起义的同时,“蛮族”也开始了入侵。三世纪的时候,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的下游,另一支法兰克人出现在莱茵河畔。这时候,奴隶和隶农对外族的入侵是欢迎的,他们把这股力量看作是同奴隶主斗争的同盟军。

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革命运动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发展:起义奴隶和破产自由农民的革命目标逐步趋于一致,他们之间的联合也由松散而加强;罗马本土和各行省的起义烈火不仅越烧越旺,而且这些起义由过去多少是孤立的状态,而发展到彼此呼应,互相推动。

经过这次总危机的台风吹扫之后，罗马帝国已经一蹶不振、气息奄奄了。然而，行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它要作最后的挣扎。公元三世纪末和四世纪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这些奴隶主的代表人物先后作了罗马的皇帝。他们上台后，立即进行所谓“改革”，力图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

戴克里先的改革，主要有下列内容：在行政管理方面，他把大的行省划分为小行省，几个小行省又合并为大的行政区，严密了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为了防止篡权，戴克里先和他的继承者又剥夺了行省长官的军事职权，使军权和政权区分开来。在军事方面，他把军队分成了用以镇压革命和出征的现役军队与主要由“蛮族”人组成的边防军队两个部分，使军队总数大大增加。在税制方面，为了保证税收的来源，他统一规定了按人头和土地征税的办法。另外，在货币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君士坦丁作了皇帝以后，重新统一了帝国，并继续进行改革。他开始利用基督教麻痹人民，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还用法律的形式把隶农固着在土地上，禁止隶农逃跑，或从一个田庄转移到另一个田庄。由于当时东方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君士坦丁于公元三三〇年，把帝国首都东迁到希腊古城拜占廷，并将它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罗马帝国的改革，使它暂时免除覆亡。可是，历史的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革命人民迟早会把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阶级送进坟墓。罗马改革后出现的短暂平静，只是奴隶主阶级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的结果使国家官僚机构更加庞大，兵役加重，赋税增长，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四世纪中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起义又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从三四〇年起，阿非利加省持续不断地发生了反对罗马统治者的起义。起义者大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他们捣毁田庄，焚烧债券，解放了被债务束缚的人们。

与此同时，曾经被镇压下去了的“巴高达”运动，又重新在高卢活跃起来，并逐渐扩展到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地区。

公元三六八年，不列颠岛发生了纳税人骚动。它没有得到领到薪饷的士兵的支持，几乎占领了整个岛屿。

四世纪后半期，匈奴人进入黑海沿岸，征服了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并继续向西进发。居住的多瑙河下游北岸的西哥特人，不愿屈服于匈奴人。他们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在米西亚和色雷斯一带定居下来。

罗马政府对这些外来的民族，施行最残酷的压迫。他们故意抬高卖给西哥特人的食品价格，逼得他们出卖子女，换取食物，使不少人沦为奴隶。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西哥特人举起了起义的旗帜，以反抗罗马的压迫。一些奴隶、隶农和色雷斯矿工，参加了他们的反抗行动，声势十分浩大。三七八年，他们与罗马政府在君士坦丁堡以西，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罗马全军覆没，连皇帝瓦林特也被打死。

公元三九五年，罗马帝国最后一次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五世纪初，“蛮族”人，其中包括西哥特人，开始大举进攻罗马。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领导下，进入意大利北部。四

万名奴隶从意大利各地投奔到他的军营。公元四一〇年，亚拉里克率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城（当时西罗马的皇帝已逃往了北方的拉温那）。城内的起义奴隶打开了城门，罗马这一所谓的“永恒城”就这样陷落了。

四五五年，非洲的汪达尔人再度攻占了罗马城。这时候，整个意大利都处于“蛮族”人的控制之下，“蛮族”雇佣军成了罗马皇帝的唯一军事力量。公元四七六年，“蛮族”出身的将领奥多亚克，废掉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宣布自己是意大利人的领袖。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奴隶、隶农、破产的自由农民和手工工人起义的打击下，在外族入侵者的进攻下覆灭了。四七六年，通常被认为是西罗马灭亡的一年。

西罗马的灭亡，宣告了奴隶制度的崩溃。

东罗马奴隶制帝国没有和罗马同时倾覆。它在人民起义和斯拉夫人入侵的打击下，加速了社会封建化的过程，变成了专制的封建帝国。

《学点历史》丛书
古代罗马的奴隶起义
易水编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2月第1版
197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1001·244 每册0.13元

书号 11001·244

每册 0.13 元